呂晚村先生四書講義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二十九

中庸六　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三章

第二十七章

大哉聖人之道，是贊道，不是贊聖人

看下文一待字，可知雖數千五百年無人行，聖人之道長在此，所謂非道亡，幽厲不由，而朱子以三代下皆架漏牽補時日，毫無助益於此道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只虛虛說箇道體如此，若說聖人如何去發育峻極，便非書理，且使第四節亦無地步矣

有謂禮即德也，三千三百非禮之至，先生曰聖人之道

之妙正就三千三百上見故曰優優大哉但人不能修德斯道不行耳尊德性節正說修德故禮與道爲體不可云禮即是德而三千三百爲非禮之至也蓋其所見止激於僞飾儀文之人而因疾惡禮法之士其旣也因疾惡禮法之士而并抹摋三千三百爲非至道設有動容周旋中禮之聖人過其前必反疑不如嵇阮之眞矣

儀原不粗淺程子所以闢異端只在迹上斷定要知迹從何來知其非則知聖人之儀同精矣

温敦字是已精加精意故章句就已知已能說良知良能自然之理人人之所同不可以故厚名之者

也已知已能必然之理人各不同然無人不有其所已知已能者故曰故曰厚人爲故厚要貼德性故毎引良知良能不知凡人之所已知已能亦皆德性即如其次致曲之曲亦德性也

惟敦厚纔可以崇禮此即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說也然天下有一般人實是敦篤純朴然或箕倨不以爲非故敦厚又不可以不崇禮如此講來兩層意思都到以字白有安頓

非敦厚無以崇禮而敦厚者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毎句中都有兩意自隆萬以後有側重崇禮者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即所以崇禮一順說下則

此句獨即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於老莊之說以禮爲忠信之薄故艾千子直斥之爲一字不通非激論也

足以興者言其理也如世間秀才習爲吉利軟美之辭活脫膚浮之法雖以此得科名美祿位然其言足以亡也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故朝廷之上更無默法但有無道則隱耳默者卑官處士之爲也

明哲是見得事物道理分明保身是所行必無危殆之道固非見幾趨避先占便宜之謂亦不單就無道默容言也

第二十八章

第三節是上節實證同軌同文同倫正言不制不考不議非所以不制不考不議之故也所以不制考議之故卻在下文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從天子來天子者即下文註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蓋指文武周公也子思自謂當時乃今天下不制考議之時不指制考議之天子也若子思時之天子正是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之人亦在爲下不倍義例中豈議禮制度考文者乎今天下之所以同軌文倫而尊如時君聖如孔子皆不敢作禮樂正爲今天下之禮度文皆從文武周公來所以大同一統如此之盛雖有當更

定者亦時無德位並隆之人皆當守不倍之義雖時君不敢以愚而自用雖孔子不敢以賤而自專也或謂此止說時位不兼德言非也饒雙峯謂此章爲在下位者言故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亦非也看下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一段則此節同軌同文同倫原從文武之德位來令天下三字不是夸盛語謂令天下有位者無德有德者無位自天子以至庶人皆在爲下不倍義中只合共遵守之正見都議禮制度考文不得非謂其可議禮制度考文也

看下節云無位無德皆不敢作禮樂則令天下車書行

之所以同者依然文武周公之所作耳不但孔子不敢即時王亦不敢也若止就有位說則下節之義不全矣

六書之學爲之未有不穿鑿傅會者或是好奇如石推官之類其失尚小或即以解經又佐其穿鑿傅會之見如臨川之字說非渠之精蘊其病便有不可勝言者友人中有好此雖郵札必以蟲鳥見及某却不敢如此以有洪武正韻在也

第二十九章

首節有字中已具本身六事在裏不是後方增出

金正希云君子自無疑惑豈誠有可以疑惑之者故必

至是而後見君子之自信至此極也艾千子云既已徵諸庶民矣則雖鬼神後王非影響也君子自信固如此耳若待鬼神後聖而始無疑惑則非本身徵民之理矣先生曰若道到極處只本諸身三字自信已足何必講徵諸庶民况以下四句耶然此章大指都不如此四方上下往古來今有一處分毫不合便是本身處有未是故後文云君子未有不如此註指本身以下六事而言此正所謂不驕也若只要自信得盡則五句都成剩語矣只為鬼神後聖二句無憑據恐人錯會師心自是故特設下節知天知人以明之而註又特下知其理三字方見二句之實總之聖學

無疑惑在理上他說無疑惑在心上信理則從戒慎恐懼明善誠身來故不驕信心則自用自專生今反古直至無忌憚正與不驕相反此毫釐之辨也或曰焉知其所謂自信不指理而言曰纔說得悍然自足泰然無事處便是道理丟作孟子所謂知言亦只在這些上可見

第四節只爲上文鬼神百世聖人二句恐人疑其渺茫奇詭故特解之見此是實理天地三王更不待言矣不是質鬼神無疑而知天俟後聖不惑而知人也知天而鬼神在其中知人而百世聖人出其內耳

如今人崇奉佛老諂事淫祀此不知天也惑於流俗固

於習見方隅舉世所非便立脚不住此不知人也豈必欲叛正從邪只是於自家道理上原鶻突自信不及便無所不至耳故欲闢異端先須識得自家本等若妄爭虛氣下梢定一折而入於邪矣

兩而字粘緊行言讀令行言兩字語輕急乃得其妙非輕行言正說行言到盡處不必重大致慎凡行行有言卽世法世則盛德之至非功夫純熟未易語此也

世字只指本朝言若兼異代其如無徵不信何

第三十章

首節註卽云兼內外該本末便爲小德大德張本下節註云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可見持載

二句即並育並行之大德四時二句即不害不悖之小德

道指日月四時運行度舍如黃道白道之道人多混解德本無大小大小即在川流敦化處見非別有二德而一爲川流一爲敦化也川流即大德之支節敦化即小德之全體原只是一件

不是小德外另分箇大德作對亦不是小德中各隱箇大德作主只分看見箇小德合小德看便見箇大德耳

敦化不可見只在川流處見之天地間燦然可指者都是川流其所以往者過來者續日出而不窮者必有

敦化者在耳

大德不在小德外敦化卽從川流上見人亦欲作差說而說來多不透蓋意中終謂川流者是分體而欲於小德上面別尋一件能統不動者爲大德也不知川流是小德而其所以不已者卽大德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不是並指陰陽乃兩箇一字之妙也

敦字正在化字上見非化則亦不知其爲敦非其化之敦則亦無從知其爲大德也

說天地不必更添仲尼仲尼卽在所以爲三字內也

第三十一章

有此耳目心思便賦此聰明睿知之理凡人之所同然

者也但氣偏欲蔽不能完其固有大賢以下修以復之然其爲聰明睿知全於學力者理雖合一而其神敏超異之妙有非人力之所及者故曰唯天下至聖爲能也足以有臨亦須從此意象中體發泛贊德高過物則下面皆至聖之德何非足臨者畢以此爲足臨正以此生知之質包下四段故不得泛言也

此言天亶神靈首出庶物與下知之德不同下四德或偏從一德入或從學得之皆可惟至聖有此德則下四德皆備亦皆高出一層故此段包攝下四段如孔子之集大成惟其始條理不同故終條理亦異也足臨便是無所不包故無不仰宥其下

此一段包下四段此一段即始條理者知之事也下四段即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故聰明睿知只作生知二字看

足臨固不待臨而後見然却不是空空自命八荒皆在吾闥於心性中擬取爲無憑據之說也生知流露處人見之未有不誠服此便是足臨即後世英雄帝王可見其槩以思至聖更自不同其所謂足直是實事非虛尊也

生知之足以有臨其光岳氣略自有籠蓋宇宙之槩此是實事如漢高之天授非人力光武之帝王自有眞唐太宗之非常人足以濟世安民便是證据放君尚

如此况至聖乎

謂此一段總冒下四段則是若謂臨字說向外邊大處容執敬別說入內邊細處却是妄論臨與容執敬別都在外邊說其足以則內邊事也五段總一般並無內外之分

首節言其生質之備次節又就上足字言其充積之妙此章言小德川流然必說到溥博淵泉者猶言恕便離不得忠之意也

血氣二字所該極廣禽獸草木都在內方是體信達順之效

第三十二章

錢吉士云朱子旣云三者皆至誠之功用又云經綸是用立本是體李九我曰體用二字只說用中之體用自立本而出之則爲經綸自經綸而入之則爲立本此說得之先生曰此二章總極言聖人天道之盡致朱子曰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言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如此下章是就實理上說然則此章初無貼用上說之說九我安得造爲用中之體用而吉士從而附和之乎用中有體用體中又有體用支離甚矣總因誤看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一語見有箇用字便要與體字支對耳不知功用二字爲爲能一字下

注脚非體用之用也依九我言自立本出之爲經綸即是大用矣自經綸入之爲立本即是全體矣又何用中體用之分乎抑所爲全體大用者更何等乎凡講說多自己迷謬到解不通處必杜撰穿鑿至於破碎經傳而不顧皆此類也

或云在天下爲經者在至誠則爲道在天下爲本者在至誠則爲性在天地爲化育者在至誠則爲命先生曰配說道性命大有語病饒氏胡氏之言不過分貼此三句即首章三句之理耳猶之下章潛雖伏矣二節即首章戒懼慎獨之理相似正言其合一若今所言則反分而爲二矣況首章道性命原是通論人物

道理此三何專指至誠之能事今云在天下爲經在至誠爲道云云尤爲倒說且似以此節貼首章不似以首章貼此節也故凡文法輕重轉側之間稍不精細每令賓主易位不可不知雙峰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來也雲峰胡氏曰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曰道由體之隱達於用之費也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爲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曰命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

天地化育固具人心爲甚只至誠知得必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與天體不二方是默契處

以世間繁華熱鬧場爲有而以寂滅消沉打散之爲化從此悟出本來爲知而以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爲至誠知化育之妙用看世間法與從上聖人道

德事業皆無可奈何中應化因緣公案此顏鈞李贄之涕唾非孔氏宗傳之道也

有謂至誠之視一世無有遠近親疎并無有物我內外一身焉耳先生曰經綸之仁正在遠近親疎物我內外分明耳此是釋氏平等普度慈悲非至誠之仁也

但看三代以上聖人制產明倫以及封建兵刑許多布置雖纖微久遠無所不盡都只爲天下後世人類區處箇妥當不曾有一事一法從自已富貴及子孫世業上起一點永遠占定怕人奪取之心這便是肫肫其仁自秦漢以後許多制度其間亦未嘗無愛民澤物之良法然其經綸之本心却純是一箇自私自利

惟恐失却此家當只此一點心已將仁字根荄劃絕安得更有經綸此朱子謂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嘗一日行於天下者是也後世儒者識禮却只去迎合人主這一點心事周周折折妝點成一箇自私自利道理如所謂封建井田不可復武王非聖人堯舜不能殺舜禹不得已以天下結識之太王不翦商種種謬論皆從他不仁之心揣擬古聖肫肫之仁正如丕昭殺弑而悟舜禹之事亦如此耳中庸於經綸大經却說箇肫肫其仁看古聖人心體是何等此處看得真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

只就淵字上著想不過曰靜曰淡而已惟從立天下之

大本想出淵字來方見得一箇太極圖說皆其此何方不墮入老莊之虛無令人見識且不見及老莊地位固宜其廓徹影響只辦得形容擬議唱嘆淵淵乎數語了事而已

人人有此天時時有此天只是浩浩歸於至誠可知有多少品量在存儒者爲聖之時與各聖不同非釋氏諸天之說也

私節只是極言至誠之妙不到得此地不能真知便懸空揣合也只是影響不見裏面許多滋味以下總都信不及矣知字緊貼固達二字其旨只在乎實處不在高玄處

固字註此訓實字意所不重俗說横生別解是至誠上更有聰明聖智一等人而聰明聖智上又有能固一等人矣不可從也

此是下半部中庸結語天人誠明之理反覆詳盡至是忽結以非其人莫知却不是中庸自贊聖人之道實有非言語所能窮者雖日聞至論到自得處其意味微妙又自不同中庸開此一層境界喫緊爲人須會似乎極高却又極實只看固字達字逼攢人到盡頭處眞個老婆心切

至聖章說發見處自表而觀其知則易故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至誠章說存主處自裏而觀其知則難故非

聰明聖知達天德者非能知也只是反覆贊嘆至誠不是兩人事學究家將德與道糾纏殊謬

天下至誠至聖前章各有分義此章言聖人天道之極致則已兼二義至聖即在至誠內所謂非二物也

第三十三章

爲己爲人針鋒只爭向裏向外之別然相去千里矣謝上蔡所謂蔬食菜羹便向房裏喫如此意思可鄙可賤令彼清夜自覺豈有不顙頩汗下者惡字真如棄茶蓳如避穢惡方是自己實心若云恐人測我中藏則仍是小人掩著之意

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錦之美在中也

可見君子自已所求之實在中之美錦非求外之褧絅所以尙絅不過言其不表襮其美耳若謂君子所求在淡故能不厭則是君子用力於絅而得錦也倒且謬矣況淡簡溫與不厭文理皆形容君子之詞非君子以此爲功自居也

總之此是形容君子不求人知而自彰著其大段如是耳簡與溫貼闇然文與理貼日章兩邊合斷而字之義方得或謂重上截三字非也其意不過欲重闇然重闇然者所以貼爲己意不知闇章總是爲己而日章尤是爲己之實淡簡溫是絅之褧於外貼闇然不厭文理是錦之美在中貼日章然則論爲己正當重

下截與日章耳此皆萬曆間講章之誤

衣錦尚絅美原在錦不在絅也惡其文著惡只在著非惡文也簡溫絅也文理錦也闇然絅也日章錦也由是言之重上截乎重下截乎但尚絅正所以爲錦闇然正所以爲章不可分作兩層此而字合看之理也

淡而不厭此是說君子立心爲己其道如此不是君子裏邊做造箇不厭道理外而又做造箇淡來示人也淡字只與濃艷相對淺淺在外面看如此若謂希夷玄漠乃老氏之淡與君子之淡無涉況彼是說內而此是說外雜和其說不得

淡簡溫外之絅也人之所見也不厭文理內之錦也人

之所不見也因人不見其錦而但見其絅故以爲淡簡溫耳君子立心爲己只向裏用功越向裏則外面越闇然惟其不厭文理所以淡簡溫原只是一線事若謂君子裏邊做不厭文理外邊又做淡簡溫即成兩截其淡簡溫即是權術作用與揜著的小人者同爲小人之歸矣要之君子不但不知有淡簡溫并不自知有不厭文理皆是外人看得如此但淡簡溫易看而不厭文理難看耳

上面說立心爲己是得大頭腦知遠之近三句却又就其中曉得了下手樞機所在故曰又知此三者混在上文甲裏不得混在入德工夫不得

上四句正說闇然日章是爲己立心大段此三句是下
　手處又須識得機要所以然方能實做工夫下二節
　乃所謂入德也
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箇爲己門庭不錯從
　此好下工夫耳故云可與入德矣而下文乃言慎獨
　戒懼工夫也
首章從天順說下來此章從人倒說上去故入手處更
　說得分曉
或云知遠之近三句朱子云三句一句緊一句先生曰
　三句也原是平說語氣急注末句不得停泊但細分
　看其埋一句緊一句耳

風字說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之風也時解錯認
　作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遠近句複架矣
第一節言慎獨之事人之所不見五字便是獨字註腳
凡意念初動事爲未著時人所不見而自己獨見此
時此處謂之獨耳大學註云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
之地此地字最當玩人每忽却地字誤認知字遂將獨
字硬派入心體上說將兩節工夫混而爲一而於工
夫次第亦先後倒亂看中庸首章從天命說來則戒
懼在前而慎獨在後此章從下學入德說起則慎獨
在前而戒懼在後節次分明如此如之何其可紊也
禪學最怕分析只要打成一片本體即工夫不得分析

況工夫又可分節次耶故存養省察界分一切抹煞

首章戒懼慎獨與此兩節必要做一串說自白沙陽明以來講學者皆主此

首章從天命順說下來故戒懼在慎獨前此章從下學轉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

此章從下學逆說到盡頭故先慎獨而次戒懼者以慎獨是零碎工夫戒懼是統體工夫其實戒懼包得慎獨慎獨只在界頭更加謹耳非謂先做慎獨後做戒懼也

此言慎獨之事慎獨從每事每念發端隱微處省察精明不使有絲毫夾帶所謂內省不疚也到事事省察

念念省察工夫精密更無愧怍之端乃所謂無惡於
志此兩句自微分省察到純熟時動靜只成一片於
戒愼涵養著力則下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又與無
惡於志有分
相在爾室節與首章戒愼恐懼節對是主敬之全體兼
動靜而言不言不動而敬信則言動之敬信可知聚
盡頭處言也專指靜邊謂君子只在不言不動處做
工夫此是向來講說之誤
自第四節以下至末節總以推極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之妙非爲治道商量化民之術也
潛雖伏矣二節是天德工夫不言而信不動而敬是工

夫到極處奏假無言二節是王道功效篤恭而天下

平是功效到極處

有謂詩只引端是故後幾即稍進以上諸節類然即以

維德貼篤恭天下平貼百辟刑者謬也先生曰百辟

其刑之註云德愈盛而效愈遠則此句自貼天下平

爲是蓋民勸民威自是國治事百辟其刑乃天下平

之事也

篤恭工夫都在上面到此只是火候足一分效驗又淵

一分耳不顯其敬功夫火候已到盡處故天下平效

驗亦到極處別有篤恭玄妙者固非謂與上文全無

分次者亦粗也門人管天錫涂之淵閩篤恭是兼承

謹獨戒懼否曰朱子謂自尚絅至此五節言始學成德疏密淺深之序看第三節註云為己之功益加密矣則潛雖節尚是始學界上事而自相在以下二節則皆成德事也奏假兩節雖說效而德在其中故曰德愈深而效愈遠要之慎獨與戒慎恐懼功夫有疎密淺深原不是截然兩節事慎獨在零星入手說戒慎恐懼無時不然則統體純熟火候到統體純熟則慎獨在其中矣人德以慎獨為主一慎獨足以直達篤恭成德却以無時不敬為至故戒慎恐懼足以括慎獨、

自來講說章旨之不通莫如此章括閤然二字為其衣

錦尚絅是為已立心闇然是讚尚絅日章是讚衣錦皆讚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見闇然是形容外邊日章是形容在中之美若以為章旨則篤恭須貼日章天下平貼闇然矣可乎不知何村師造此不通之說以誤後人今日衡文選手無不守為科律此章中無題不拈不拈者反以為失旨矣如云闇然之功之效自闇然以來則以然字當實字名目又有闇修至闇攝天下於闇則又刪却然字為名目又不通之甚者嗚呼正學不明異說肆出借經傳以行私造宗旨以惑世如江門之主靜漸建之致良知甘泉之格物見羅之知止充類盡義其害有淺

淺大小之不同然皆村師之見也

此與修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相似即在上文更推一層耳非顛倒一切也

此章是全部盡頭此句是此章盡頭下節只引詩咏歎此句故註謂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別有三等也

至矣是贊德非贊詩也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

門人陳鏦編次

同學諸子共較

孟子一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孔子多說仁。孟子提出義字正爲戰國功利之說淪浹人心。與今日講禪悅講良知講經濟者相似。推其極只一自私自利之害。纔說利便不義。不義便不仁。此是古今人獸邪正之關也。

利之根源原從仁中生出。凡貪嗜繫戀之私皆仁之過

惡也告子以食色為性故曰仁內義外釋氏之慈悲普度生死事大老氏之長生內外權術家之事功經濟皆自以為仁而不知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為仁皆利也非仁也孟子於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為七篇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而中單舉義字正此理也以仁字關利為從治以義字關利為正治此是古今學術關頭

仁義固自利然以此立說則立心原從利起其為仁義皆利做來只成五霸假之仁義之真源絕矣故必先除徇吉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說乃無弊如大學亦必說破外本內末財散民聚本旨後

方轉出以義爲利以財發身之理。若從利上計較出仁義之便益。非孟子之道也。

有謂先王之有天下也。知天下利器不能以一人據也而又爲爭端。是故設爲諸侯大夫士庶人。萬乘千乘百乘以至士庶亦得百畝。皆所以分已之毒而殺其勢也。先生曰。謂先王制度爲一人獨据其利不得而設以此分殺其害。則仁義之教皆成假飾。而利反爲本旨。此正功利之說。與無善惡言性之淵源。如何認賊作子。此等皆大害道之論。不可不知。

不遺親後君。此是從士庶人看。要到士庶人不遺親後君。須從王始。王曰仁義而已矣。大夫曰仁義而已矣。

乃至士庶人曰仁義而已矣而後見不遺親後君之效故仁義二字一頓其中煞有次第工夫次第景象在

仁義從王至庶人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

上節言利之不利以應王何必曰句此節言仁義之利以應亦有仁義何不是泛說感應仁義二字是言人主躬行實得而無求利之心不是空說道理

不遺親後君見仁義不但利并能去言利之不利其利無比

有謂言仁義猶愈於言利孟子知惠王非行仁義者亦

因庶幾言之而巳先生曰章中六個曰字極有意惠

王開口便說箇利字其心滲漓於利者深矣孟子先攻其邪心非但止其勿言也仁義之實在政孟子開口便欲行王政於齊於梁於滕於宋無不然者若僅曰言之而已則言利何害言仁義何益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王道之始始字或云即資生資始意言王道盡於此也下節不過廣上意耳養生送死一部周禮盡之如以此節爲始事下節爲終事雞豚狗彘始不當畜耶此論不然一部周禮畢竟幽居允荒時尚未有此精詳也雞豚狗彘始固已畜然看五母雞二母彘即是文王發老之政豈文王前不曾畜耶即五母二母纖細

精詳處正是王道盡頭若任人家多畜者優利不畜少畜者失發便不是王道矣故謂王道之成究不離始事加詳則可謂王道盡於此此則不可

或謂二者是民生日用至大至急之事王道不離乎此不違不入即法制中農政及虞衡之令典非止法制未備事也始字即萬物資始始字之義統貫王道不知二者雖重然出天地自然雖無王者民生亦自能取給不違不入固亦是法制然其勢易施雖無王者如蕭者富強之政亦能及此王者之妙全在井田學較等法制稱者富強無其心不得其道故不能為即天地亦各有分限而不能為惟王者參贊化育上下

與天地同流乃能爲之此之謂王道故此三者雖極
重大然只可謂王道之始也
不是行王政後不消此三節亦不是此三節中無王政
蓋法制備後此三節道理已無所不盡不必更説在
法制未備時此三節爲至急隨時隨地可行若無此
則下面王政亦無從施設矣
當法制未備時節撙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
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爲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之
利始出然後可議法制耳
不違以時不入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宣雖
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五畝之宅節則直是王者自

爲制造非天地之所能爲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然究非王者繫擬也只就上節不到處出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地亦無可如何耳看後世漢唐宋以來非無賢君治世然只在上節中運用到王政便不能行陋儒反謂井田封建學校之制必不能復古也只爲世間無參天地之人胸中并無此見識榜樣概道漢唐以下所爲便是王政豈不謬哉

宅牆餘地欲盡其利故必有樹凡木可樹惟重本務故樹必桑

謹申之實在敎義二字孟子時王敎衰紀雖立庠序而道德雖一故敎須謹庠序中孰不敎孝弟然其義未

易明信故纔須串中者反覆丁寧使紬繹其指歸之所在也

當井制成時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一時都定到井法壞連學制亦壞故游士橫異端出孟子下箇謹字不特見庠序久廢即有庠序教術也亂亦難為理如孟子勸滕行王政而許行之流即至此可驗也

養民制法之道上文已說盡末節直打破後壁抉出不盡心與情令無縣閃處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有云禮至中古而備亦至中古而壞衣薪樂壑之初掩骼埋胔而已非埋不已而至於用器用器不已而至

於爲偭機變月滋而繁文曰勝聖人之所以惡也先生曰聖人之惡單就不仁上起見不爲憎機巧而追返眞樸亦單就偭而言不推論喪禮原始以葬埋明器爲世變繁文也此是老莊家言晉人得之以亂大道者果如其說則聖人將殲殘禮法返之太古以爲治矣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陳大士謂省刑罰薄稅斂從此推之勸敎勤學禮賢任能罪已責躬弔死問孤乃蓋艾千子云省刑薄斂當時救急之政故特言之耳勸敎勤學禮賢任能王者大道理也罪躬責已弔死問孤則斷者亦有之救急

之政比王者大道理先一著粗一著比霸者所有則又專似勾踐輩耳先生曰此二句便是王者徹上徹下徹始徹終本事如何別算補許多條目總坐看得此二句粗淺以勸教罪躬等作用爲精深也不知此等作用正粗淺豈特罪躬責己弔死問孤爲霸者事即勸教勸學禮賢任能亦不當王者大道理千子謂省薄爲當時救急之政也是一流見識耳

數赦幷盛世之典捐租亦黃老之治數赦養奸必有重法捐租難繼必有橫征省之薄之只是得其平耳

孟子見梁襄王章

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分合之事始於周末治亂

以德移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爲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雖合一之時亦與三代之治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治亂也然其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強國有強國而後能混一至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愛民不嗜殺者得焉是雖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第德非三代之德故治亦無三代之治耳孟子立七國之時早已知必有秦漢之事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一句直斷盡漢唐宋以下

有謂定一是以勢言先生曰定一之規模氣象三代與

秦漢後欵是不同若單論勢力是戰國以後之事豈孟子之旨乎或曰只論勢即秦漢以後之定一孟子之言皆驗若但論理則聖賢之說有不驗矣曰聖賢之說正不必一一求驗然通盤算來畢竟以一部孟子正要挽回萬世帝王定一之心之道非爲後世作符讖也定要求說驗不得不擡高秦漢以後反不難貶聖人之道以就之此陳同甫之謬足以疑惑萬世朱子所以力爭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仲尼之徒節是七篇尊王黜霸開卷第一義後來以齊王猶反手願學孔子不見諸侯言必稱堯舜舍我其

誰名實未加而去之皆巳包舉言下

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聖賢之學不是纔義便了而桓文并是利聖賢之學不是纔誠便了而桓文并是假推此利與假之心不至於弒父與君不止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也余嘗謂近世良知之學說玄說妙及其敗露總不脫利假二字然世且尊奉其書偶有指摘之者則如聞父母之名掩耳唯恐不速何也只緣偌大世界不曾見箇真程朱之徒

餘干先生云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門明修巳治人之道故羞稱之其論亦正然愚竊以爲羞稱霸者正不忍生民塗炭也取霸者之功亦非有

外於修己治人之道也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論語爲
門人辨駁管仲失君臣大義故舉其功言又當別論
耳是就一人身上說非以霸功爲足學也故仲尼之
時其徒原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至孟子始黜之看曾
西數語可見若春秋與桓文亦是彼善於此孔子正
爲他非義故借他行事作春秋以正三綱九法耳齊
宣所問桓文之事只是問他富強權詐之術亦非不
是仲尼之所與者矣故論學術則孔子先不道桓文
之事若論人則孟子亦必許管仲之功孔孟之尊王
黜霸本一未嘗有因時爲救之分也
春秋時道桓文尚論其功如一匡九合猶就其假仁義

處言之至戰國策士所言則直取其貪殘詭詐之術又桓文之一變矣故曰五霸之罪人齊宣所問乃戰國之桓文非春秋之桓文也看一事字則所指為富強功利之粗迹可知

有謂百姓皆以王為愛是設言以觀齊王先生曰有是事便有是言情理之至不必謂之設也

齊王本無仁心仁術平時暴殄之行百姓所孚信則舍牛而疑其貪吝乃必然之理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二句是齊王不自知口氣可見世間人心日在道理中起滅却只坐不知省過

見牛未見羊也不是孟子代齊王飾詭解嘲亦不是替

非歸正如好色好貨之類此正孟子善於指點開導
處滿腔子惻隱之心一端上全身盡露見牛未見羊
體用具足不分兩層朱子所謂體無限量用無終窮
擴充得去有甚盡時孟子說到此處直是痛癢相關
所以下節云云若有一毫機權作用隔著千里矣
只一术字中有多少道理事業在下文推恩仁政皆包
裏許
君子之於禽獸也一段是要引齊王不忍之心向百姓
上用故反就禽獸指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道理
倒了即成慈悲平等之謬
自吾老吾幼以及人老人幼理一分殊有同有異中間

推行漸次皆有實事實象

來斯斯字指不忍之心所以老老幼幼者老吾老幼吾幼處便是來加非謂舉吾老吾幼者而加之人老人幼也親疎遠近總在彼字內看其理乃盡

人但曉御于家邦是加諸彼境界不解刑寡妻至兄弟便是加也

寡妻兄弟家邦各自有道絕不相同却只是此理更無兩般其自刑而至而御却又自有序

來加雖直捷便當然其中即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包含含推之義加字如何入次序看上文刑至御次序已在

纔說箇舉加便有實事在有實事便有次第等級在引之許多絡索收來只是這些子此所謂仁也

玩而已矣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邦反指轉斯心來見其極易極近以歆動其舉加來便是鋪張推廣也

舉斯加彼卽起下文推字

加字輕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下又添箇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盡吾老幼人老幼寡妻兄弟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殺次第已與足以保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層級實際在不是一念圓覺普度衆生也

齊王恩足以及禽獸不是不能推而功不至於百姓此

倒行逆施正坐不會耳會字從本達末中間節節有
本分實際
物之輕重長短即在於物心之輕重長短即在於心不
能度時心亦一物此庸人所以異於聖賢也能度時
度心者即心此凡人所以同於聖賢也
本然之權度正是凡民所同聖人能度而庸人不能耳
謂心無權度固非謂心即權度亦非即此是本天本心
之與
明君明宗與吾儕何機鋒相値又與仁人體用相通如
周萬物乃足以成仁此至理也
王欲行之節是起下文不是結前文前反本指發政施

仁此節指下節乃發政施仁之本也

孟子時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重在制產足民而

敎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略全書皆然

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分田制祿爲仁政根本

呂晚邨先生四書講義卷之三十一

孟子二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章

通章結穴在一王字王字跟著民字來民字又跟著獨人少衆字來故全章之關要都在可得聞與一節

今王鼓樂於此兩節是極言同樂不同樂之效然孟子機鋒入處正在可得聞與一節

獨樂樂兩問自是必然之理不如此應不得

今王鼓樂兩節孟子描畫出兩種圖形歆動齊君耳與民同樂不與民同樂自在平日有實政在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章

略無一毫私心方是樂天

征葛戡黎正是樂天保天下

世儒謂封建必不可行者只是私心自秦以後天下之大患坐廢封建故也向使封建不廢則天下之國星羅棋布各戰其地即有尾大跋扈之禍亦楚弓楚得耳自古豈有不亡之國耶自封建不行則大藩重鎮尚足以屏翰王家宋藝祖以杯酒釋兵權就是暴秦一團私心自以爲子孫萬世無患孰知靖康德祐子孫屠醢殆盡率由兵弱之弊誰生厲階又將孰咎耶故吾嘗以爲欲正萬世之利害非封建不可然苟非

樂天保天下之主無一毫查滓於胸中則封建亦必不能復行也

當時講交鄰原不是好意直力不能并吞而又畏人蠶食故爲此商量權術耳孟子以樂天畏天奮之已致以安天下之民不從鄰國爾我起見矣故宣王大其言而以好勇爲辭則已直露其貪饕攻取之心故孟子又借大勇曲引歸於本旨曰安天下之民則仍是樂天者保天下之說宣王之好勇與鬬交鄰始終原只一意孟子答安天下之民與保天下亦始終原只一意

孟子借好勇語引齊君行仁安天下之民原從樂天者

保天下來

此數節與好貨好色同例非真勸其用勇勸其不事血氣威武而以安天下爲志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民樂君樂事理適別如何混同得來惟君民各得其樂故同亦惟民之樂須君得則君之樂亦從民得故同究之君樂只在民樂中故同

有上之憂樂有民之憂樂有上憂樂民之憂樂有民憂樂上之憂樂必上先憂樂民而後民憂樂上究竟只重上以民爲憂樂

四樂字各有義民之樂指富養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

仁政在樂其樂是嫡茲之應

人止泛說憂樂同民者謬也樂民樂憂民憂是即有王政樂其樂憂其憂是王化之應其實民之憂樂與其憂樂各不同也故上四句是分說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謂政成化洽上下各得其憂樂便是王者氣象此是一總說亦非混一憂樂也大意只貴重樂民憂民耳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兩句是過脈語總承上四句以起下文故以天下三字中兼君民言君民相憂樂必上感而下應故以字又側重君言總之其義已盡上文四句不是別增意思亦不是上文氣象尚小而此又

推極天下之大也

天下只在民字中大言之不是民字外推言之

以字文法若云不以一身而以天下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只一字包兩層

巡狩述職省耕省斂是先王觀之名巡所守述所職補不足助不給是先王觀之事先王而亦可以謂之觀者以其名而言也觀而仍別之以先王者以其事而言也

陳大士謂巡狩實爲報禮而以自狩爲文曰非下交也巡狩也如是則天子尊實爲廉察而以出狩爲名曰非廉察也巡狩也如是則諸侯安先生曰此直是胡

說報禮之云雖鄙俚猶有些小道理若廉察諸侯之
變則竟以盜賊心事看帝王矣奚其可艾千子云帝
王大典大制都被秀才說壞可歎也此言大有關係
學者戒之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因論遊觀及此見
王者一舉動亦無不勤恤民隱如是非謂仁政主乎
此亦非板定常年條例也若仁政則自有經制富教
大法淡宕大廷至治固不止春秋區區矣
省耕斂是恐其失時補助不足不給又是耕斂中一節
有兩層義
上文從天子說來下面以夏諺爲諸侯度語結春秋二

何在天子說爲是蓋晏子答景公比先王觀語其志
願規倣原大孟子引以證憂樂以天下未有不王意
亦不是小小事爲不必因齊宮及景公粘煞諸侯講
也

或云天子儀衛繁重不可輕出土潮費繁難言補助猶
不可簡其儀衛節其冗費以澤民乎後儒論事大約
多此如井田封建不可復之類以爲明於古今之變
通達國體時務不知皆叔孫希世之術孟子所謂逢
長者不可以不辨也

後世因游幸而有免租賜酺復家者雖非仁政亦省之
舍也

人臣因事効忠有回天之力須合大義見實功若後世出遊之廟避暑之宮亦似補救而實則逢長所謂又從爲之辭非格非之道也伊川折柳之諫今人以爲不得規諷之法此正今人諂媚肺腸自巳流露耳晏子回天在與發補不足不爲景公粉飾觀名也

孟子晏子總是借遊觀引君施仁耳不是勸遊觀也

孟子隨事納忠如好色好貨皆是須知其經綸大用不在此

惟君所行也惟字兩邊說是遁法不是活法活法正是遁法不行此則行彼道理分別如此只看君所行何如此處却是他人著力不得此句遁拶極狠非謂但

憑君做也

畜君者好君也只如此說住不更透轉正意但指晏子
忠愛隨事納規之妙而孟子言下情思含蓄無窮

孟子引此公案下更不添一語其勉君行仁政固是正
意而欲齊宣納諫如流奮發有爲意尤隱然切至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者二字是責難語非張大語
王者不獨指天子諸侯能行王政者便是看下文引
文王治岐爲證其旨自明

孟子開口便喝出王者之堂行王政下面却止說治岐
文王未嘗坐明堂然所行却即是王政此正孟子鼓

舞齊君意

因明堂開陳王政宜引武王周公制作之盛與成康治

化之隆忽然提箇文王治岐爲榜樣正是孟子會導

齊王處下面公劉古公都是此法

鼓舞齊行王政不引武周典制全盛爲法而但述文王

治岐之政非謂齊不得行帝制亦非謂文王之政又

會於武周也一見諸侯本當行王政即文王可師二

見文王艱難草創時尚必須此況今日與故明備三

見王政原是救時撥亂之上策雖弱小危急惟此可

以斷與看孟子語滕宋亦必以此非太平迂論也

明堂王者之政當以武周所制爲法而特舉文王治岐

之政為諸侯行王政言也人言孟子勸齊梁圖王為無王不知此等處聖賢煞分明專爲圖王而行仁義即是覇術其行仁義之本已失若行仁義而王却是天理上事自堯舜禹湯武以來禪伐不同其義一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須知文王不是單憫惜此四者而獨加厚也爲此四者尤窮不及待仁政之行仁政制度周詳一時亦未能遽及四者故曰必先說到此等處似乎煦煦小恩不知這纔是王者仁政盡頭盡頭宜乎在後却爲之四種後不得稍後即無及矣緣他是分田制產養老慈幼之政所不能遽也施仁必先方見王者用心必使天地間無一物不得其

所至此直是以天自居他如桓文之治齊晉越之從國秦之興其初亦無不以撫循生聚爲事然却是要用其民而然則當其施恩布政之時純是自私自利之心矣看孟子舉文王至此不過爲天地萬物區處一箇停當未嘗於這上面又有箇自巳用處在此朱子與陳同甫辨漢唐之治不可以當三代只爲這一點心天懸地隔耳伊川臨死語學者曰道著用便不是此天德王道淵源盡頭也

好勇好貨好色之說孟子正隨事攻其邪心引之於正耳非曰不能禁之使不爲而姑曲爲之說也君心者王政之根本有以好勇及貨色之心而可以行王政

者也文武豈真好勇公劉亶父豈真好貨色者耶若謂誠將不能禁而撓以爲貪則是枉道從彼也是謂吾君不能也後來苟且功利之見明是枉己逢長反借孟子之言爲牌面而譏程朱爲不得事君之道病皆坐此不可不正之

孟子謂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如不得已只形容一箇愼字其所以愼者正爲難識也知人帝且難之疇咨試可無非是愼愼便是識之之道此外別無知人法也

卑踰尊疏踰戚孟子原通論古今進退之常理若專就戰國傾軋之事言非本義也

第四節總極言其詳愼乃所謂如不得已耳非謂問人多便可信其不差也兩未可也不是多疑只是虛心體訪不遽專信貴近正詳愼之至耳若云明知左右大夫之多私而猶必詢之此李伯紀謂孝宗之疑生闇也肘腋皆猜忌豈可與共國事哉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言皆合矣猶必自察故曰如不得已

未可不是全然不聽

有謂國人實共禍福不肯以虛譽借先生曰如此則竟問國人可矣何用多問左右諸大夫哉

凡選賢才衡文字皆以明爲主明即公也未聞以公爲明者也明則當當即公徒責其公不過無私弊絕請

託然而賢否未必當則舉措顛倒其心雖公而於天理之當然與不公矣余少時見考試案發論者以爲某某與孤寒果公或其案多溫飽者即譁以爲不公余笑謂今日不是賑貧賑貧而舉報皆孤寒乃爲公耳考試當論文字之優劣豈孤寒必通而溫飽必僞也假令顏淵與子貢同試則淵居前爲公若子貢與原思較則思居前爲不公矣此雖戲語實至理也

末節如此二字若注看用舍刑殺只講得父母職分不講得父母與實義須注看一愼字則父母之本心大用俱出

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章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兩之字自有所指在今一讀得幾首爛時文便思富貴利達此亦幼學壯行耶須問幼而學之是學箇甚壯而欲行之是行箇甚

愛國當甚於愛玉今反不如愛玉怎見其不如只在一敎字較出

孟子敎齊王行仁政而齊王反欲孟子爲功利以是齟齬而道不行此孟子去齊之本也章中所指正爲是非泛論用人當任能不當任不能也

齊人伐燕取之章

不說諸侯謀救燕而曰謀伐寡人正見齊王滿肚皮仍是戀惜燕國不舍在若說諸侯謀救燕則齊王意中

亦思及置君反燕矣齊王只見諸侯私心言此只與寡人為難耳

末節原是正著即天下之兵不動亦義當如此只是大非齊王之所欲故就利害上發論耳

鄒與魯鬨章

莫以告三字是千古做官衣鉢自奸雄以至庸鄙皆包括此中可惜有國者未之思耳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鑿池築城不必另尋賦役只將事齊事楚者為之已足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時移勢變創垂中事正自不同為可繼總歸一善字行

仁義去功利此善之實也但盡分內不求意外而道自包舉此爲善可繼與後世必王之實也

只管自一邊正是天德王道之極却不是黃老之以退爲進

爲善而後世必王是言其理而命或未然君子亦止盡其當爲之事孔明但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逆睹成敗利鈍此其所以有儒者氣象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厲其耆老而告之此正太王光明駿偉與後世庸主舉動不同其辭正而不詭壯而不悲有斷決而無依戀

從之者如歸市雖平日固結之深亦由當下辭氣問有以感動之也

文公初謀事齊楚孟子即以效死勿去告之此是正策到此又商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與民死守之說爲不然故孟子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死守爲策謂舍此別無妙法然遷之說勢不可行則但有效死爲主耳看上章已引太王而末云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其義已見故遷避之說乃別策餘理不當以世守節說在後遂反作遷避之變計也

去邠前如何籌畫踰梁時如何約束邑岐後如何經營事出萬全方是太王之遷耳滕之遷得遷不得只要

此際自問何如太王若謂孟子故作此難要滕君效死又不是

論理論事勢孟子自有一定之則到人主才德力量所至豈孟子之所能強聞陳善道使之自取要之孟子意中固未嘗不以第一等作為望滕君也

可遷則遷可守則守必有一番經濟實學在此正是齊王反手絕大本領可笑鄙儒每讀是章必謂列國碁布遷必不能若謂孟子妄設是一策耳夫邑戈之間猶有棄地一成一旅尚可以為只坐鄙儒眼孔小耳

魯平公將出章

道學非不美之名而天下每以譏訶腐儒是自別於道

學之外也曰吾惡其假耳假誠可惡不知於眞不道學者何如道學小有玼釁則爭摘詆之不道學者雖通體悖惡無足道曰彼固未嘗道學也道學之害如此不過欲倡率而歸於眞不道學斯無譏矣此說亦自昆知家始古未之聞也臧倉衣鉢流傳徧天下道學者正當於此精進耳

凡昏庸之於賢人始而愛昵愛之至爲信服信之至爲畏慴而賢人所以蠱惑箝制之法亦盡此矣只一諸字中有愛昵有信服有畏慴

行者自行止者自止更有甚或也然行之則行止之則止便自有個或在識得此意破覺世人許多觖望感

激俱不直一笑耳只是孟子之行須與人之行不同

孟子之止却與人之止不同這箇又要人喫緊著眼

又不可一齊抹倒也

聖賢知天在一向到此際明白說與不知者耳道不行

究皇皇正是知天處不是曉得天不欲便罷休若英

雄豪傑歎天意却正不知天在

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此程子所以無憾於族子邪

七也故不特叫罵不是尖酸亦不是尖酸之與叫罵

同出於憤恨也